

王旭光
著

生

苍生大政

群众出版社

《啄木鸟》精品文库

苍生大政

王旭光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苍生大政 / 王旭光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5014-4284-3

I. 苍…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7111 号

苍生大政

著 者 / 王旭光

策 划 / 张 曙

责任编辑 / 杨桂峰

封面设计 / 张晓光

责任印制 / 祝燕君

出版发行 /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社 址 /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网 址 / www.qzchs.com

信 箱 / qzs@qzchs.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720 × 1010 毫米 16 开本 18 印张 333 千字

2008 年 9 月第 2 版 2008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8001—10100 册

ISBN 978-7-5014-4284-3 / I · 1755 定价: 36.00 元

自序

有些东西是不能没有的

我年轻的时候，以极限性的努力，在地区的刊物和报纸上发表了几个短篇小说。后来自知“没才”，便聪明地悄然隐去了。可当我不情愿地成为一个“长者”之后，竟多梦多思起来，陡然要写部长篇，这种突如其来的激情，一下子把我膨胀成了一只热气球。不过，烛前沉思，也不觉突兀，其实我心中一直有两个深深的结。我喜欢文学，而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我最喜欢小说，而对于小说，我更喜欢长篇，这就像我喜欢浩浩长江永远胜过任何一条清亮的小溪一样，一泻千里的雄浑大气，会长久地澎湃着我的“中国心”。我还像所有的人一样，本能地喜欢着美的东西，白云伴日，细风摇幕，松竹甘露，石岩泉涌，是我永久的流连和守望。而在“美”的“通天塔”上，最美的无疑是它高耸云端的塔尖，塔尖指向的是浩缈飘然的灵魂世界，这个没有“物”的世界里，最极致最顶峰的便是永远令人肃然起敬的崇高，她是塔尖之端的荧荧灯火，她无时无刻不在引领着心灵的罗盘。

于是，我写了《苍生大政》这部小说。

于是，我写了我向往的肖哲川这个人物。

这是一个柔情似水的男人，这是一个侠肝义胆的男人，这是一个胸可沃日的男人，这是一个大爱无际的男人，这是一个忠诚信仰的男人，这是一个永远仆伏于苍生的男人！

这部书、这个人物为我灵魂的栖居搭建了一座“融雪香茗”的小屋。这座小屋可能是完美的，因为她有的只是还没有发现的缺点，但却决然不会是缺陷。

我生活在类似主人公生存的环境中。在一些人的眼中，那或是主宰者的世界，或是权力者的天堂，或是烛光下切割蛋糕的场所。不过角度并不妨碍共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是社会的核心地带，那是决定走向、决定质量、决定命运的地带！

这个地带的地平线究竟该泛起些什么？

不管人们毫无顾忌地说些什么，甚至是骂些什么，我知道，他们藏在善良心底的目光一直在期待着同曙光的对接。那道曙光便是他们生活的阳光，所有的生灵都会伸开面对阳光的臂膀。

也许肖哲川挺立的背影在红尘滚滚的今天会显得有些落寞，这也是心情常常会显得略略沉重的缘由；但那背影是被深深憧憬着的，就像憧憬雨后的彩虹，彩虹是不会占满天空的，所以我从不悲伤。谁能欣赏到这彩虹，这个世界就是他的！

我们告别了英雄崇拜，但是，我们的心里从来就不曾失去过为英雄而设置的圣坛。

生活的磨砺使我懂得，有些东西是不能没有的。“总统是靠不住的”，但必须要有好的总统，这就是结论。

我写得不够好，很粗浅，好在崇高从来都是毛坯式的，她可能不会对我提出更高的要求。

一沙一世界，一石一乾坤，肖哲川应该是时代的一个符号、一种图案——脊脉，山的脊脉！

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2007年4月

目
录

自 序	
有些东西是不可以没有的	1
引 子	1
第一章	3
第二章	8
第三章	13
第四章	21
第五章	27
第六章	31
第七章	39
第八章	47
第九章	52
第十章	58
第十一章	65
第十二章	74
第十三章	79
第十四章	85

第十五章	93
第十六章	104
第十七章	113
第十八章	127
第十九章	134
第二十章	140
第二十一章	145
第二十二章	156
第二十三章	162
第二十四章	170
第二十五章	178
第二十六章	184
第二十七章	195
第二十八章	203
第二十九章	210
第三十章	217
第三十一章	226
第三十二章	232
第三十三章	241
第三十四章	248
第三十五章	256
尾 声	266

评 论

政治文化与文学叙述

——评长篇小说《苍生大政》	孟繁华	274
---------------------	-----	-----

责任的境界

——读长篇小说《苍生大政》	周建新	278
---------------------	-----	-----

引子

天阴冷阴冷的，滴滴答答的秋雨已经下了一夜。到了早晨，雨点更大了，像是要把山野间每一片叶子都从树枝上敲落。

风雨中，行走着一支送葬的队伍，他们穿着厚厚的矿服，顶着被煤粉染黑了的矿帽，走得异常沉重。在这支队伍的前面，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打着灵幡艰难地向前走着，雨水和泪水一起在他的脸上淌着，灵幡上的片片白纸已经湿泥了，一层层包裹在秫秸上。

打灵幡的小伙子叫肖哲川，前天上午，他和掘进队长韩树生一起去打上山眼。百米井下一片幽暗叮咚的滴水声，似乎唤出了一个神鬼的世界，巷道里只有他俩头盔上发出的微弱的光在幽灵般地晃动着。突然，“轰”地一声闷响，大量的煤块塌落下来，整个世界随之摇晃起来。

“不好，冒顶了！”韩树生一把将肖哲川推到身后。

肖哲川刚到井下才三个月，还没遇过这种事，顿时傻眼了。

塌落下来的煤块几乎把出口封堵死了，只有上面还有半米宽的空隙。这时，韩树生猛地爬上去，用铁板一样的后背死死地顶住冒顶处，他一边顶着，一边冲肖哲

川低声叫道，“快，快从这里爬出去！”他不能大声喊，他怕声音把摇摇欲坠的煤块震下来。

肖哲川明白过来了，他俩的小命和头顶上的矿灯可能就要一起灭掉了。方才，下井前，外面太阳高照着，临进闷罐车时他还背着太阳闭了一会儿眼，因为一进闷罐车，就告别了“明媚”，他要让视觉适应一下。可是，现在他可能永远和外面那轮太阳分别了。他难过地闭上了眼睛，但是，他并没有从那条通向生命的甬道爬过去，很快，他睁开眼睛，也猛地爬上去并排站到了韩树生的身边，同样用身体死死地顶住冒顶的地方。

“你干什么？”韩树生厉声说道。

“队长，你还有老婆孩子，你走！”

“混蛋！”韩树生声音狠狠的，“你还是个小驴驹子呢，还没尝到做男人的滋味呢，快给我爬出去！”说着，他伸出老虎钳子一样的手，拎着肖哲川的衣领子，使劲把他拉到缝隙跟前……

一颗生命又见到了太阳，而另一颗生命则永远地长眠于山脉之中了……

坟叠好了，坟里埋的是掘进队长生前穿过的衣服。

肖哲川长跪于坟前，久久不起。当他被人搀起来后，看见了身边那位就要昏厥过去的妇女。他再次跪下，跪在那位妇女的膝前，和雨而泣道：“队长和您没有儿子，我就是你们的……儿子……”

那位妇女抱起他，然后昏倒在他的怀里……

三十年后……

第一章

巍峨的宁山山脉层叠起伏，像一条巨龙一样绵亘在北方两省的边界上。延入宁山境内，山势陡然崛起，主峰海拔 1200 多米，嵯峨然而入云端。山上峭壁挺立兀突，林木浩瀚如海。在这座山脉的南面百里，坐落着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宁山市。

大雾迷漫，世界仿佛一下子进入了漫无边际的混沌之中，只有极近处的灯光吃力地透过浓雾，似有似无地闪烁着微弱朦胧的光亮。宁山市的夏夜似乎很少有这样的天气。

宁山市代市长肖哲川拖着有些疲惫的身子在迷雾中下了车，当走进公寓的楼道口时，他转过身阻止了要送他上楼的秘书小赵，一人走上楼去。

肖哲川走得非常轻，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来到四楼，他从文件袋里掏出钥匙，轻轻打开门。

肖哲川有一个习惯，回家时从不按门铃，都是自己开门。也不知是多少年前了，大约是婚后不太久的时间，那时他嫌麻烦，不爱带钥匙，老是用中指的叩击声把新婚妻子呼唤到房门口。听到妻子走到门口，他还要小声送上一句：“芝麻开门吧！”有一次下班，他像往常一样

敲门，可屋里没有动静，于是他又敲了几下，这时妻子猛地把门打开了，满脸不耐烦。“怎么不拿钥匙呢？没看见我多忙吗？讨厌！”原来她下班后正在试穿一件新衣服。

后来又有一次这样的重复，于是肖哲川再也没有敲过自己家的门。再往后有了门铃，但他也不按，按门铃和敲门的意义是一样的，都是让屋里的人来开门。他不愿意给任何人添麻烦，更不能接受添麻烦后给别人带来的不悦，包括他的妻子冯莉莉，也许应该说特别包括她，他无法理解妻子的那种表情和心态。事情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丈夫回来，门铃一响，妻子把门打开，粲然一笑，这是多美的情景啊！起码在婚后一两年应该是这样的。

肖哲川走进屋，转身把防盗门轻轻反锁上。这是他的习惯，他从小在父母的教导下，就形成了什么时候都尽量不影响别人，努力为别人着想的习惯，在这些别人中也包括他的妻子。他换了鞋，走进中厅，打开幽暗的落地灯，然后懒散地坐进沙发里，舒展放松一下疲惫的神经。

这是一个普通的三室一厅的居室。中厅还算宽敞，大约有30多平米，厅里除了一套米黄色的布艺沙发，在对面还摆着一台32英寸的彩电和一套不算太落后的音响。肖哲川很喜爱音乐，屋里所有的东西中就这套音响是他自己亲自采买的。只要妻子不在家，只要不是电视新闻时间，他都会把音响打开，就是在家看书、看文件时也是如此。

其实他对音乐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研究，他几乎不会唱歌，上小学时，他最怕上音乐课，他怕老师单独考他唱歌。但是，他确实喜欢音乐，任何时候他都能融入到高山流水的世界之中，不论是流行音乐还是传统音乐，不论是古典音乐还是现代音乐，不论是民族音乐还是西方交响乐，他都喜欢，都能从中得到巨大的享受。

一次女儿梦南好奇地问他：“你连一首歌都唱不下来，为什么还那么喜欢音乐？”

肖哲川感慨地一笑：“一个人只要喜欢沐浴，就应该喜欢音乐。倾听是最极限的享受。”

冯莉莉对音乐毫无兴趣，她喜欢电视，电视就像她的“伴娘”。只要她在家，电视机就必须“工作”，而在几十平方米的空间里，电视机要“工作”，音响就只能“休息”。妻子一次果断的“行动”后，这个问题就和平地解决了。

那也是婚后不久，肖哲川正在家里拖地板。和往常一样，他边擦地边听着音乐，很快就深深地沉浸在旋律之中。这时，妻子买菜回来了，进来后一下把他的音响给关了，随后“啪”地一下把家里的电视机打开了。

突然终止的音乐使肖哲川蒙愣了很长时间。当他反应过来后，什么也没说，

对于没有必要说的事情，他从来不说。这是心灵的阻隔，对于这样的阻隔，所有的指责、申辩、争吵都没有任何意义。不过，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当她在家时打开过他的那个灵魂“沐浴器”。

肖哲川以为妻子已经睡觉了，他准备坐一小会儿，然后就刷牙休息。他不想冲澡了，虽然很想清爽一下，可洗浴间就挨着卧室，那会影响妻子休息的。这时，卧室门打开了，妻子冯莉莉穿着一件雅致的睡衣走了出来。

这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虽然已经是四十五岁的中年人，但她的身材还像年轻女孩子一样柔曲飘逸，那张脸以其少有的润白和细腻展示着天生丽质的魅力。当肖哲川二十八岁、刚刚成为一名矿长的时候，他被这副弱柳扶风的身材和闭月羞花的容貌征服了，就像凤姐夸黛玉一样，他在心底惊叹道：“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

“你怎么还没睡？”

“在这样的房子里我睡不着。”妻子生硬的口气里夹杂着怨气和烦躁。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清楚！再在这房子里住下去，说不定哪天就要‘镰刀割腰’大祸临头了！”妻子愤怒地盯着他，那双眼睛确实是漂亮的，时时在回盼流波。但是，漂亮的眼睛一旦被一种恶劣的情绪所控制，它也会失去本来的品质而变得令人心烦和厌恶。

肖哲川没有再说话，他知道妻子是因为他不愿意搬入新分给他的“市长楼”而生气。肖哲川是几个月前从昆城市调入宁山的。来时市政府办公室帮着租了这套房子，让他们暂住。从住进那天起，冯莉莉就不高兴，成天耷拉个脸。

冯莉莉曾找风水先生看过，风水先生晃着脑袋告诉她，她住的楼处在风口，起风时，风十分疾劲，会把旺气吹散，这是大忌。再有，楼前面还有一条弯曲的街道，而弯角位置直冲楼门，这叫“反弓镰刀割腰”，更是大忌。

冯莉莉把风水先生的话告诉了肖哲川。肖哲川听后哭笑不得。他根本没有理这个茬儿。

最近，政府又新盖好了五栋“市长楼”。所谓“市长楼”，实质是一种形象性的叫法，标准的叫法应该是“市级楼”。在宁山市，凡是副市级以上的干部，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政府办主任拿着图纸让他选，他把图纸放在桌上，愣愣地看了半天，什么也没说。

后来，办公室主任又来到肖哲川家里，让冯莉莉选。冯莉莉立即眉梢眼角都是笑，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二号楼。她已经到现场去好几次了，她知道这五栋楼肯定由他们首选，所以她早已把方位、朝向等要素作了全面的考察，并且再一次

请来了那位风水先生。

风水先生上次收了50元钱，这次更加“认真负责”。他绕着楼走了三圈，然后竖起大拇指，极其郑重地告诉冯莉莉这栋楼选得好。他一下子说出了三条“优势”：什么远离阴气侵袭，什么有聚生机之气，什么藏风聚气，等等。

冯莉莉始终在洗耳恭听，其虔诚令人赏叹。风水先生的话令她心花怒放。虽然肖哲川做市级领导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但她还是第一次可以住进这么好的房子。房子是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无论外观还是内部格局都非常讲究。整个“市长楼”坐落在全市非常幽静的地段里，独自形成了一个城中之园。园内树墙齐整，绿树成荫，弯曲的柏油马路中间勾画着一条亮亮的白线。这里的清晨和白日都没有城市的嘈杂和喧闹，有的只是玉鸟在歌唱。

昨天吃早饭时，冯莉莉把自己的选择告诉了肖哲川。她满面春风，眉飞色舞，坐在那儿喋喋不休地讲着，甚至要买什么品牌的床，什么颜色、款式的窗帘都想到了。可肖哲川只扔给她冷冷五个字：“我还没想好。”

肖哲川确实还没想好，他还在犹豫。宁山市的市级领导干部几乎都住进了“市长楼”。一年前市建委又给盖了五栋，是给新提拔和新调入的市级领导干部准备的，那时，肖哲川还没来。从本意上讲，肖哲川根本不愿意搬入那个独院二层小楼，一想到要住在那里，他心中就很不安。他知道宁山市已经进行了房改，现在没有公房了，住房基本实现了货币化，但市级领导的住房还没改革，还是公有性质，他觉得这有些不公平。他不是绝对平均主义者，但是在房子的问题上，确实内心很不安。住这样的房子究竟是工作需要，还是一种特权？

办公室主任让他选房子那天，他愣了半天，他想到了一个词——两极分化。现在两极分化现象比较突出，一小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已经住别墅开小车了，而相当一批在职和下岗的职工还住在破旧不堪的房子里，人们把这种连片的房子叫棚户区。住在这里的，冬季有不少家庭连暖气费都交不起。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保证社会公平，要让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要让他们的心里达到一定的平衡。而要达到这种平衡，除了给他们解决更多的具体问题外，作为领导干部，还不能往富有的那一边靠。你不往那边靠，老百姓一般就不说什么了，否则，天平就会失衡。

肖哲川心里掂量，市长楼用的都是纳税人的钱，这么使用纳税人的钱合适吗？一座小楼200平方米，每平方米卖价3000元，这就是60万！还有，市级领导的住房迟早也要进行房改，可200多平方米的别墅怎么改？个人掏多少钱？恐怕还要按照现在的政策办。如果按照这一政策，那么市级领导就要比普通干部、群众得到更多的利益。可是，如果自己坚决不住，那么就所有的市级领导站到了对立面，至少是游离在这个群体之外，客观上就会以自己的“高尚”衬托出别人的

不“高尚”。

这真是一道难题！肖哲川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自己要违心做一件事情了，他是被“正常”的力量绑架去做的，可他又没办法。

肖哲川看了妻子一眼，郑重地说：“找机会我带你到贫困户家里看一看，你就会在这样的房子里踏踏实实地睡觉了。我们都不是神仙，哪有那么多讲究？早些年我在巷道里挖煤，哪有什么风水？按你说的，那就是人间地狱了，但只要需要，就得去干！”

“别给我说这个，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这些年就你跟别人不一样，现在有多少人想着法往自己的口袋里搂。你廉政，你不搂，你犯毛病的事不干，这都对，可这是正常分配的，正常分配的也要拒绝，你图的是什么？”冯莉莉脸色通红，胸脯一起一伏。

“我也愿意住好房子，就像我当初愿意娶漂亮老婆一样。但是，我住进那房子时一定要心安，懂吗？心安！”

“有什么不安的？几十位市级领导都住进去了，人家都心安，怎么就你不安？难道天底下的领导干部就你是雷锋？是焦裕禄？”

“你不要把我和别人比好不好！”

“都是人，都是领导干部，为什么不能比？我看你是想让中央树你一个典型，你想上报纸，上电视，到处做廉政报告，让全国人民都来学习你！你可以去阳光，去灿烂，但我不能在这儿窝囊着，我绝对不能再在这里住了，不能住在风口上，不能住在‘镰刀割腰’上！你可以做党的好干部，可我要好好活着！”冯莉莉毫不相让。

肖哲川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服冯莉莉。即使有，她也听不进去。耐心地、深入浅出地、苦口婆心地去和她讲道理早已被无数次证明是没有意义的事了。肖哲川是二十多年前兴高采烈地与冯莉莉结婚的，可婚后不久他便不得不承认，在冯莉莉面前他是低能的，她永远会轻而易举地让他束手无策，用肖哲川自嘲的话讲：“男子汉伪（伟）丈夫，今生黔驴技穷也”。

第二章

肖哲川没到夫妻二人的共同寝室，而是到了另一个房间躺下。他时常这样，有时妻子或他心情不好，有时他晚间开会回来较晚，都独自单睡。一次，女儿梦南半开玩笑地提醒说：“爸爸，你那样做可是家庭冷暴力啊！你是市长，应该模范遵守法律和道德，不能搞男权主义！”

肖哲川斜了女儿一眼，什么也没说，但心里顿时涌出一股苦涩：我怎么会是男权主义？可能我缺少的恰恰是这种东西。

肖哲川躺在床上，盼望着及早入睡，他觉得非常疲乏。可是，躺下后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方才常委会的情景老是在他脑子里晃动。

宁山常委会会议室有着一定的现代水准。会议室的顶棚布满了圆孔灯，就像微缩的星空。会议室空间很开阔，南北各三扇宽敞的窗户落地而开，乳白色的厚质窗帘在晚风中轻轻飘动。紫檀色会议桌摆在会议室的中间，桌子两侧各十把高背椅，每个座位左角处的桌面上都摆着由个人控制的麦克风。特别让人开眼界的是，每个座位正面都有一个镶嵌在桌面下的笔记本电脑，只要按下

开关，电脑便会徐徐弹出桌面。任何人都不会小看这个会议室，宁山市的重大决策，都是在这里出台的。

五个月前新上任的市委书记林枫坐在北面一侧中间的位置上，这叫坐北朝南。他对这个会议室是有贡献的，还在他当市长时，就向当时的市委书记建议，应该把常委会议室好好装修一下。的确，过去的那个常委会议室已经有些寒酸了，宁山市所属的几个县、区的常委会议室都比市委常委会议室气派。老市委书记在市长第三次建议后，终于点头同意了。

林枫不特别讲究什么，但讲究威严，不仅形象威严，环境也要威严。他早就懂得，那些巍峨辉煌的宫殿建筑并不完全是出于生活享受的需要，享受什么？空空荡荡，八面来风！它主要是为了显示君主的神秘与天高宇阔带来的尊严。但他不能在自己当书记以后来“塑造”这个殿堂，一切要发生在之前。

林枫的左面是新任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肖哲川。党政两个一把手坐在一起，便于在会议过程中进行沟通，另外，这也是“顺序”。林枫的右侧是市委常务副书记、市政协主席周矩。按照这样一种顺序，副书记和常委们两侧分坐，北侧共坐七名书记和常委，另四名常委坐在对面，在这四名常委中间坐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潘原明。市人大常委会列席常委会，这是多年形成的一种制度。如果政协主席单设，政协主席也要列席市委常委会。说是列席，但却更受尊重，人大主任的意见常常得到格外的重视。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这几个人都是宁山市的核心人物，他们组成的集体，是全市的领导核心中的核心。

市委书记林枫不是一个喜怒形于色的人，那张铁将军一般的紫檀色脸膛，虽然很少有含义确切的表示，但没有任何彷徨和茫然。他的眼睛有点像欧洲人那样深陷着，从这副“凹槽”里流射出来的目光，永远是胸有成竹的坚定、洞察一切的敏锐。不久前市委换届时，不论是民主推荐，还是大会选举，他都取得了高票。他是宁山出生的，参加工作以来，一天也没离开过宁山，是地地道道的宁山市的“老干部”。不过，今年他才四十八岁。

这次市委常委会就一个议题，讨论研究市政府的工作报告。

林枫逐个扫视了每个人之后，一字一板地说道：“五个月前市委进行了换届，一个月后，人大、政协也将进行换届。换届是什么？换届不仅是换几个人，更是要换思想，要蹲下身，踩住起跑器，使足劲，一切重新开始！政府报告算发令枪，这一枪一定要打中靶心！下面由政府办主任毕一年把政府报告的主要内容汇报一下。”

政府办公室主任毕一年把政府工作报告提纲挈领地读了一遍，没有更多解释。读完之后，林枫侧过头，面无表情地冲肖哲川示意道：“你说说吧。”

肖哲川耸动一下身子，用非常和缓的口吻说道：“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初步形成了一个五年工作思路，这就是经济发展要科学，不仅要产值，更要效益，不仅要规模，更要可持续。要重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重视他们就医、劳保、就业、入学、出行的问题。政府最基本的职能就是管理社会。”

有人把询问的目光投向了肖哲川。大家都知道，林枫书记一贯主张发展是宁山的第一要务，市长的讲话怎么有点跑题了呢？

肖哲川环视了一下会场：“宁山市这几年的发展变化是巨大的，走在了全省的前列，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积聚了一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初起阶段也许还不够明显，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些矛盾产生的制约性、障碍性可能越来越大。比如……”他举出了一些例子，这些例子都是“繁荣”背后让人觉得有些发冷的东西。肖哲川在说这些问题时很客观，特别尖锐的问题作了回避，口气也非常温和，就是这样，他也担心林枫会产生不悦的想法。不过，这些问题是绕不过去的，如果连这些都不讲，自己和政府的工作就没有意义了，这是大原则。

在肖哲川讲话的过程中，有的常委已经开始时不时地点头了。人大主任潘原明脸色虽无变化，但细心的人会从那张难以“去伪存真”的脸上看出一丝暖意。也有的常委不断地用眼睛瞄着林枫，他们想从那里观察和研究出某种意向来，但是，谁也无法从林枫的脸上看出什么。他稳稳地坐在会议室最核心的位置上，微微扬起的目光盯着空中一个虚拟的焦点，那张铁将军一样的脸虽毫无表情，但却显露出运筹帷幄的从容、镇静和自信。

当肖哲川说完后，他问道：“谁还有什么想法，请谈谈吧。”虽然声音很轻，虽然是请大家发表意见，但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准备逐一去征求意见。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变化，多数人便意识到他们的发言和态度已经不重要了，下面该进入“聆听”阶段了。于是，只有戴着深度近视镜的组织部长陈志远一人表示赞同市长的讲话，其他人都没有说话。

当然，在这些没有说话的常委中，也有这样的人，他们不知道林枫的心态，他们还尚需观察；有的人已经捕捉到了林枫的心态，但市长说完就否定市长恭维书记，也不太合适。于是，沉默是金。

人大主任潘原明也没说话。当肖哲川讲完之后，他立刻闭上了眼睛。闭眼睛是一种非常好的规避方法，目光不和主持人相碰，就不会被特殊提及。

常务副市长邱汝明一双眼睛始终盯着林枫，心里在琢磨“老板”到底是什么意思。很快他作出了基本判断，肖哲川的意见一定会翻船。于是他想迅速表态，向林枫投出坚决赞同的一票。但转念一想，常务副市长在常委会上和市长“扭麻花”，别人会瞧不起的，认为自己不为其主，是不义之人。市长本人更会有想法。于是他“扳”住了自己。

这时，林枫咳了一声：“如果没人说了，那好，我来说几句。”他把目光从空